

四十四次日落

再见小王子

A u R e v o i r , L e P e t i t P r i n c e

钟伟民 | 著

方块小鱼 | 绘

华人作家钟伟民对圣埃克苏佩里70年后的回应……

思念，就是对遗忘的抗争
玫瑰的故事，大人的童话



精装
插图本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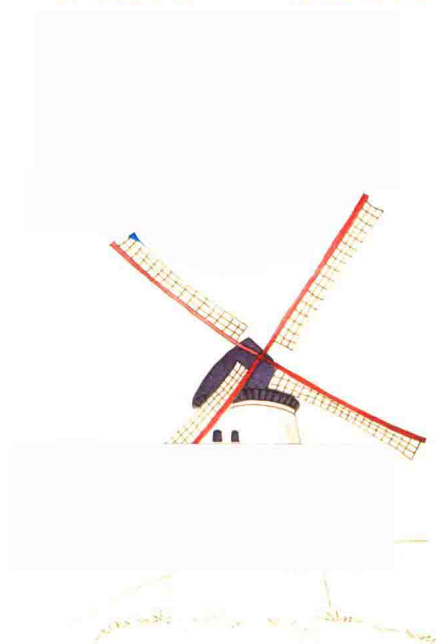
四十四次日落

再见小王子

A u R e v o i r , L e P e t i t P r i n c e

钟伟民 | 著

方块小鱼 | 绘

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四十四次日落：再见小王子 / 钟伟民著. -- 北京：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，2017.3

ISBN 978-7-5699-1391-0

I. ①四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13328 号

四十四次日落：再见小王子

SISHISI CI RILUO: ZAIJIAN XIAOWANGZI

作 者 | 钟伟民

绘 者 | 方块小鱼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策划编辑 | 黄思远

责任编辑 | 王 水 黄思远

装帧设计 | 孙丽莉 迟 稳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范玉洁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：100011 电话：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北京卡乐富印刷有限公司 010-60200572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80×1230mm 1/32 印 张 | 6 字 数 | 102 千字

版 次 |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|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1391-0

定 价 | 49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目 录

1 序 幕

12 盔甲在暮色里说的故事

17 邮筒：地球上最好的聆听者

23 在两组年月之间

28 属于我们的时光

35 邮差等待一个肥皂泡

41 我贮存人类的眼泪

45 最黑的东西

59 尘网里的伤心吉卜赛

68 狼嚎

70 目送一切的消逝

78 恐惧，是一种病菌

- 86 苦难化为图画
- 90 月季花从钢铁之中诞生
- 95 在广漠的天空深处
- 104 眼泪滋养的世界
- 109 藏着血水的山丘移向大地尽头
- 117 幻象
- 121 一座接一座的玫瑰花园
- 127 农场主头上的太阳
- 134 重逢，在黑夜飘舞的红雪之下
- 141 到幸福行星的直通车站
- 144 规矩
- 149 蓝蝴蝶的承诺
- 152 在一道黑门的背后
- 160 黑水河上的花香传递者
- 164 后记：在记忆与遗忘边境上生长的玫瑰

序 幕

某年冬天，我离开空寂攻占了的寓所，带着女孩留给我的万宝龙墨水笔，飞越几千里，辗转来到这座沙漠城市。

相对于欧亚两洲在地图上的斑驳，撒哈拉九百万平方公里的这一贴橘黄，显得单纯、炽热，而且野性，它吃掉其余的颜色，消化周边的山脉河流，铁道灯柱。褪色的赤道旁，说不定还有一条村子，一座琴，一盆黄蝉花，随汹涌的胃液漂流。

图表不会传出抽咽。凭坐标，譬如西经 15 度，北纬 35 度，也理不出离合的线索。

一切都在无声消逝。这一粒粒小沙子，始终要把非洲大陆，磨平销毁。

我身陷的城市，跟突尼斯、阿尔及利亚、利比亚和埃及，或者，任何附了地名的乡镇都不沾边儿。但这里，浮尘上屋舍毗连，城墙，青黄不接。老城门本来勒了字，但每个字母都住了一窝渡鸦，两三只黑的去了，四五只一样黑的又乘隙来了，乌溜溜一抹，据说集结了几千年。

城墙下，小岗亭门帘写着“入境局”。

掀帘，桌子后坐着一个人。

“渡鸦城欢迎你！”那人摘下大草帽，盯着我说，“按照法例，你可以逗留，但每天得来办一趟签证。”

“为什么要天天来？”

“时间过得快，你的样子分秒在变，不天天来，我怎么知道证件上的照片，跟你是同一个人？”草帽人说，“你每次来，别忘了捎我一袋爆玉米花，这是行政费用，在护照上盖章，不是轻松的活儿。”他把橡皮图章推到我面前，初时，我还以为那是一个锅盖，实在比我的护照大多了，钤下去，不见文字，就对开的册页压印了一团漫漶的靛蓝，呼应岗亭外的暮色。

“方才，你说这儿叫——渡鸦城？”



“不叫渡鸦城，叫沙松鸡城，小鸭城，或者，蓝枕鼠鸟城，你觉得顺耳一点？”

“总该有个正式的名字。”

“反正一个渡鸦城，早喊开了。不过，外头有一把长梯子，租了去，够你攀上城头摘一两只黑鸟下来。我先警告你，鸟爪子把字母扣得死牢，不好摘，就算摘掉一家子，等你去摘第二个字母，原来摘过的，仍旧是一团黑墨。”

“没人想过去弄明白吗？”

“有是有，多半摔下来踉了腿，拽了胳膊。遛一圈，你一准儿碰见这些人。”他找出一张表格，要我填姓名、原居地住址。背页罗列的“入境事由”，竟有五十多个选项。“虚文而已。找个小方格，勾一下就行。”

除了第一项营商，第二项旅游，第三项访旧，其余可谓无所不包，无奇不有。譬如，第三十二项撒灰埋骨……第四十四项，陪蝮蛇看日出。第四十五，回避恶房东。四十六逃婚，四十七讨债，四十八寻死，四十九热沙浴。五十，是捕捉极乐鸟，五十一是吃油炸蝎子，五十二是扫雷。最后，第五十三项，是举报入境局长滥索罚金。

“挑一个。别在最后一项打钩就行。你勾那一项，我不会让

你入境。”

确切的入境事由，说不清。我只是想逃，逃到越远，越荒凉的地方越好。随便勾了一项。临去，我问入境局长：“买不到爆玉米花，该怎么办？”

“得缴付罚金。”

“那是多少？”

“很公道，就一袋爆玉米花的价钱。不过，我建议你缴罚金算了，这也省事。前几年，我儿子失踪了，城里，就他一个摆摊子卖爆玉米花。”他啞了一声，摇摇头说，“我这局长，本来要传他的，没想到……那天，他替我到沙漠去遛狗，就一直没回来。”屋中渐暗，他点起一盏煤油灯。我转身打起帘子要走，他却把我叫住，指点着那张表格说：“地址一栏，你漏写了——门号。”

“就一个号码而已。”

“而已？”他瞪着我，不以为然，“没门号，难不成你住在一整条街上？瞧——”他戳一下衬衣口袋上别着的铜襟章，章上嵌着“5-0001”。“这组数字，头一个‘5’代表入境局，‘1’就是我，就是这一个局的头儿。将来，我有下属，他就是‘5-0002’。号码，证明我的职级，展示我可以行使的权力。这是一串让人尊重的数字。”

“我过去住的地方，沟渠的盖子上，也铸了数字。”

“当然，也有一些，是不怎么让人尊重的，譬如，囚衣上的数字。总之，每个人，起码得有一个号码。没有号码，你就没有身份，就什么都不是，监狱不接收你，动物园、植物园，也不容纳你。老一点的树，高一点的仙人掌，全部编了号，像我一样，都钉了小铜牌，如果一棵油橄榄死了，农务局注销了编号，这棵树，才算合法地死了。”

“我不介意自己‘什么都不是’。”

“这不行。你在这儿，也得有一个号码，我写在你护照上了。这是你入境的依据，没有了，不能跟卷宗里的表格编号匹配，就确定不了你来过，是一个过客，那你就只能算是一只误闯进来，农务局未在你屁股上烙编号的野生动物。”

一个人，如果他在子午线，或者，南回归线上遇上车祸，他的伤势，不会在一个地球仪上展现，你又怎么可能凭一个地址，就推想出某一个冬夜，某一幢房子那落地窗玻璃的湿冷？凭一个门号，就窥见某一个人，在一窗迷蒙的灯影上，在他呼出来的寒气上，用指尖反复书写：“我不要想起你！我不要想起你……”千百句违心话，曙色一现，就消散无踪。

我决定离开那幢房子，猫的蓝瞳，记录了她在窗外的回眸，

猫老死之后，连带所有的回眸都成了灰烬，供在一个小瓷罍里。我好想说：真正的伤痛，藏在一个门牌背后，是看不到的。编号，就算反映了一个人的所谓身份，却不透露他的遭遇，他的郁结。

见我皱眉不语，入境局长不罢休，要我明白：丧失编号，等同一棵树丧失根柢，丧失跟土壤的连系。“出生日期、年龄、学生证号、身份证号、职员证号、月入和储蓄数目、门牌、电话号码、保险单编号、结婚证编号、护照编号、卒年、死亡证编号、墓地编号……”他絮絮地说着，“这一串串的数字，连缀起来，写在一页纸上，就是你真正的履历，你最后的成绩单，你独一无二的‘人生’。”

“小学校园一溜凤凰木的红，半亩养鸭池的绿，我能记住，但早忘了考取到的分数。”

“那个时代过去了，不回来了。真要说你跟五十年前，五百年前的人有什么不同，那就是在这一张成绩单上，你留下的数字，远远多过前人。当然，越多越好，越多，代表你越有成就。不过——”他瞟一眼墙上一幅小油画，画中女人笑咪咪的，一直凝视他，“本质上，我们都是孤独的，因为没有两张成绩单是相同的。”

“那是你妻子？”我问。

“嗯。改嫁了，随了铁道局长。你要车票，不妨去找她。当然，



画比人经得老，她早不是这模样了。唉，扯远了。”他机警地把话头又带回那堆没有颜色，没有温度，没有余韵的符号，“对，成绩单……这也是我们优于一只狐獴，一头斑鬃狗，优于所有野生动物的地方。白颈鼬，就一辈子没一个号码。你见过土拨鼠的洞穴有门牌吗？你见过狒狒领了筹，再听命去取食，去领它的香蕉吗？鸵鸟撑坏了，看病不挂号，也不提供医疗保险的号码。因为，它们还没进化到需要一张清单，去志记自己的存在。”他议论完，

问我：“你们城市人的恋爱，不是由交换号码开始的吗？”

“我们交换……”我没打算对他剖白。我不能忍受一个女人沦为一纸号码表格的画面，我宁愿交换的是微笑，是渴望，是遐想。我记得女人在筵席上，隔着一桌桌埋头吃腐的秃鹫向我举杯。我记得那些酸苦，那些甜蜜。

“除非你迁到另一个星球，不然，那些号码还是会茕茕一样附着你的裤管。”他自得地一笑，“可惜，好多星球都命了名，编了号，你仍旧会寄生在一组数字上面，你会叫做B-520的张三，或者D-612的李四，然后消失。”

接二连三的唠叨，让我心烦。“晚安。”我说。不想布帘才撩起，夜色就兜脸泼来，放眼黑魑魑的。那些沙丘，俨然横着堆垒的裸体，越堆越远越模糊，似乎地平线在矗着一台榨肉机器，把生灵搅成黏稠的宿墨，连疏星，连淡月，都胶住了漏不出来。我退了半步，回头只见这个数字局长阴恻恻笑着。

“这天儿，说黑就黑。”我问他，“这一磨蹭，不好投店了。我可以在这儿借宿吗？”

“这本来就一家旅店啊。桌面，就是床铺。睡袋另外收费，半夜降温，不租用，未必熬得到天亮。算你住一天，但请先付三天房费。”他从抽屉检出一页纸，要我填，又是琐细的选项表：

清水，用量杯逐毫升贩卖，狼噬止血散以每茶匙计价，火柴论根零卖，蜡烛按长短收费，就一种“纯烛”尚算便宜，一百渡鸦元，折合十法郎一枝。

“这纯烛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就是没有芯，点不亮的蜡烛。”

“什么人会买这种无芯的东西？”



“无心之人啊。烛没有芯，就不扎眼，不灼人，不虚耗。冷冷静静的，一百年不走样儿，比所有蜡烛都恒久，像那些——数字。”他笑着提议，“手续办完，我会把煤油灯捎走，如果你马上就睡，不用照明，可以买这种蜡烛。”

无恣无明的“恒久”，又有什么意思？我不理会他的推销，问他：“清单有什么狼噬散，沙漠有狼？”

“是有些胡狼。几年前，晚上总听到狼嚎。”

“外头……荒凉。狼吃什么？”

“吃人呗。狼很聪明，肉吃剩了埋干沙子里，不易腐。吃光了，多半就有个冒失的去送餐了。这几年，那些可怕的声音……算安静了。”他睇了我一眼，神色虚怯，“但狼不嚎，不等于没有狼。”

盘桓了几日，去找无心烛续证，这浑号，我觉得挺匹配他的。

“那天，你在入境表勾选了第二十八项：‘亲近无主旧物’。离城两公里，有一个陨石坑，三四个球场大，几百年前，让一颗饭桌宽的小行星磕出来的。坑里，有一座小城堡，我记得，就叫‘旧物馆’，该有你要‘亲近’的东西。明儿我放假，乐意做你向导，服务范围，可以参考——”他拉抽屉，又要掏表格。

我连忙回绝他：“信手填，不是真要去……不劳你了。”

盔甲在暮色里说的故事

陨石坑陷在热沙里，夯平了似的，黄土，茸茸细细长出一毯子绿茵。壑中清凉，竟似有自己的日月，自己的寒暑，自己的鸟啭虫吟。小城堡，就在绿茵的圆心。吊桥虚抬着，护城河畔却泊了一只贡多拉似的小船。船夫一顶大草帽十分眼熟，近看，原来是：“无心烛……局长？”见到他，我心里凉了半截，勉强一笑，问他：“你……丢官了？”

“没这事儿。”他摘下帽子搧风，笑答，“你也知道，这渡鸦城，不比鸵鸟蛋大多少，一年里，没来几个生人。我这官儿，闲得慌，总该额外做点儿——贡献。我跟那馆主说了，吊桥他扯起来，水道交我经营。过河摆渡，总比提腿几步迈过去有……有味儿。我拿几文船资，对大家都好。”

“得付多少？你直说。”我阻止他往船板下掏摸纸张。“去